

# 獏市之巷

劉昀欣

一九八六年生，政大廣告所剛畢業。曾獲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道南文學獎、電信創新比賽小說獎等。深愛黑色幽默，是個雜學狂與恐怖片迷，喜歡的作家是韋勒貝克。

濡溼的踏步聲接近，現身在這個無聲無息、如琵琶法師視見的盲瞽場景中。牠轉動鼻喙，滿不在乎地瞟我一眼。我的視線馬上赭紅一片，場景內的所有物事在轉瞬間化為支離破碎的肉屑與器官殘渣；原來它們都是生命體，我想。看著室內破壞殆盡的鋼琴、鍵盤中迸出破裂的血管還是淋巴腺總之那樣軟管狀的組織體，我恍然大悟地想著。張開完好無缺的手掌，我納悶於自己的幸免於難，牠看透我一般地笑了（動物是會笑的嗎？或者在動物的眼中不會笑的是我們？）。

然後，像電影中的英雄一樣（但牠沒有那副瀟灑嘴臉），那豬模豬樣的玩意晃蕩到我眼前。身材臃腫、滿臉肉屑，髒兮兮的牙齒間卡著細碎的碎骨，壓迫感鋪天蓋地而來。

在你有印象時，那傢伙就存在了。那時你猶背著卡通背包，你爹雙手將你舉到肩頭上，讓你好整以暇地跨坐著，那幾隻迷你豬般的小傢伙就那樣嗷嗷推擠著依在假山假水假岩壁邊。「麝香豬」，販子這麼對你跟你爹說。你以為那種黑白豬頂多長個幾公斤，沒想到後來卻養成了一個七、八十斤的壯丁；「可能不是麝香豬吧。」你爸納悶著。廢話，我想，並且幫牠取名阿獏。後來你爸退休後，會牽著那隻感覺可以拔山倒樹的大傢伙在公園附近散步，嚇到過不少人，那時公園的規模跟現在一樣大小，小小的占地放著一個巨大的石製滑梯，沒有現在那副天殺不搭軌的粗製濫造塑膠滑梯。

每天搭著捷運上下班，以前是上下學，但更早以前總是父親或是母親抓著我的書包匆匆趕車。自從姊姊車禍過世後，家人就從不讓自己騎車（哪輛火車沒死過人哪，你聽親戚在背後這麼說）。大白天就酒駕的白癡把她的小綿羊撞進平交道，盛夏時分的鐵軌與碎石，給我一種小銅盤烤肉的感覺。

姊姊離我十一歲，我對她的臉只剩下柔焦過的印象了，如果沒有照片，當我想起她，或許就像小泉八雲的故事中那些由貉變成的蛋臉鬼一樣。

長大後，我知道姊姊不再租漫畫給我看的原因後，開始強迫症般地注意那些數字，從「全國意外死亡人數」到「道路交通事故統計」之類這些沒人care的玩意，並且用excel建檔，一個個檔案在筆電中排列整齊就像細胞壁。面對創傷，這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專注在異化自己與他人的差異，這支持他們形成一股強大的行動力去原諒或復仇，我羨慕這些人的抗壓性，像是扛著一整個海洋壓力的扁臉鮫鱈魚；另一種人專注在同化自己與他人的差異，哪條路上不死人，原來每年有五千個家庭跟我們一樣遭遇這種鳥事，然後他們說服自己，我們同病相憐泥中你我相依偎。



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因為如此一來，我會變成他們心中第二個不諒解的人。同時我也害怕自己從內部翻出來後就扭轉不回去了。人不比毛衣，晾乾後能夠擰著內側翻回正面。

除此之外，我過著一個父母有點小心翼翼保護著的安穩童年。

對了，那個動物園外邊，總是有三兩個賣著電池玩具的小販，你不得不承認，你沒有仔細看過他們的臉；你聽到那些玩具發出的聲音已經走調變音了，他們仍然一臉熱切地希望一天多賣出幾隻熊貓，而你總是尷尬於任何熱切而努力的臉龐：玉蘭花阿嬤、報紙阿伯、手工麻花捲大媽之類的。你自幼是個混吃等死的速食兒童，無論吃喝玩用都是。啊，還有那動物園裡你最喜歡那隻像豬像河馬又像小象的黑白條紋動物了，你從牠還是迷你體型直看到牠長成現在的龐然大物。「當你做噩夢時，你就在睡醒時拜託獏，牠會把這些都吃乾淨。」阿嬤說。但是我阿嬤現在已經沒辦法說故事了。

轉車很討厭的，你跟著一堆動物性脂肪擠在那幾吋的空氣中，像是一條爭食的鯉魚。好不容易掙脫、在那些轉站點鑽進鑽出時，總會有幾個動作緩慢而又趾高氣揚的傢伙，或許穿著高跟鞋還是楔型鞋在那搖擺搖擺慢慢蠕動，你真的很想一把折斷他們的鞋跟尻他頭蓋骨，如果不打算讓我們這些東衝西撞的白血球快速通過，你就給我離地三尺，把路讓給天足。話雖如此，你的確也是沒種把那些假睫毛當兇器的女孩們的鞋跟拗斷。更有一些人，彷彿天生細胞分裂不完全一樣，在這種人水馬龍的路況上，就是要手挽手、肩搭肩地當拐子馬，根本想給他們一記十字固定勒斷他們頸椎。

車站周圍總是會看到一些彷彿武俠小說中的人物，他渾身灰澹地坐在那，你明白是一些艱苦人或患者，然後就是會忍不住地想到洪七公或是那些八袋弟子之類的（同時你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地將「活著」這件故事化了，你不是個會面對現實的老實傢伙）；你走過那條消防隊的長廊，一個中年男人穿著褪色的舊夾克坐在那，面前擺著一個鐵盆。摸了摸口袋還有一些零錢，抓著想上前給他時，你看見盆裡養著一條活鰻魚，男人無動於衷地瞪眼看著那滑溜物，你驚愕之餘，假裝從口袋掏出衛生紙用力地擤了鼻子，再假裝視若無睹地轉進旁邊的巷子。

「記得回來幫你姊過生日欸。」媽打電話來告訴我，仔細一看，媽的未接來電竟然有二十五通了。

辛亥站，很快地一閃而過的窗景。就算不刻意，也會去看到那些推推擠擠的迷你建築。小時候特害怕那些不知該說是招搖或者帶著點虛張聲勢意味的墓坊，眼角的餘光瞥到那些高低建築時，就會把拇指藏起來，「不把大拇指藏起來，你的爸媽會早早死掉。」有老人家這樣告訴你。

想到那些藍綠紅白黃的棚子，比哭聲更加淹沒的花叢，疼痛到極致後，你覺得有種飄浮感。於是你記起過去的人關於「幽靈」、「浮游靈」、「地縛靈」的說法，其實應該是活人所感吧？事實上住在都市裡，你已經很少看到靈車隊了（像電子花車幾乎看不到），但偶爾你還是會遠遠地聽到那些嗶啞銅鈸的尖聲高調對話。你的耳朵比你那個小時候住隔壁的玩伴還遲鈍，耳蝸魯鈍的你對於那些歌曲到底是在報喪還是報喜，其實分辨不清，但你也從來沒有去辨明過（上了高中後，你沒再見過那個玩伴，只知道他進宮辦事去了），僅僅知道就是神的生跟人的死這樣。每年神明慶生一次，人一生一次。

我們真的是個對生死又害怕、又招搖的民族啊。

「在某些人眼中，整件事看來是很浮誇，但它幫你造出一個超現實的創傷，像抗凝血劑一樣，你送給亡人的最後禮物，就是你不曾隨隨便便忘記。」

「我死掉的話想用樂高組墓碑，麻煩妳了。」我對擅長手工藝的女友說。

「你的墓碑會被那些被爸媽拖去掃墓、百無聊賴的死小鬼拔掉。」

「那妳幫我設計一個線上參拜廳好了，做個像線上遊戲廣場大家圍著生營火那樣的界面。」

「去你的，我才不想當你的NPC。」

回到家了。我家有個等身大的矽膠娃娃，對沒錯，是我們在深夜節目上看到、那種高級性愛娃娃，一尊要十幾萬的那種：「皮膚跟乳輪都是粉紅色的。」廣告詞說。那天我簽下快遞時一臉莫名其妙，爸把那玩意搬進房間時，我還意味深長地看著他背影。然後那玩意住進我姊的房間裡去了，我就這樣看著他們偶爾進那房間說著話，讀報紙給誰聽，後來開始把飯菜往裡端，天天用body shop清洗（別問我是否連褶縫都一一擦乾拭淨，這實在不是我的日常活動），最後家裡買了臺輪椅，肖欸，他們開始把那玩意推出門，像我小時候沒人陪我玩時我用晾衣繩綁著板凳拖出門一樣，於是沒有人帶我們的寵物出門散步了。「阿獏，你會無聊嗎？」我用鬃刷刷掉牠背上的灰塵，牠有時把自己塞進沙發底下（老式的檜木沙發，下面總是留著很大的空格）滾個一身灰。

某天晚上我起床小解，半夜兩點半電視還開著，我看到那玩意坐在客廳看電視，手邊放著一疊少女流行雜誌。我看著它有點歪斜的假髮，心中起了疑問：「幹，還真的有穿內衣。」我拉開了那玩意的家居睡衣，裡面是件白得發亮的緞面圓點荷葉邊鋼圈內衣。然後我看到起床的媽一臉愠怒：「幹什麼呢！」然後我被聞聲而起的爸暴打一頓。

我才不會白癡到跟娃娃說話，矯情斃了。但所謂的「幫你姊過生日喔」，就是幫這隻矽膠過生日，現在她／我姊四十八歲了。

可悲的不是變成一種敷衍的關係，而是你習慣了一種敷衍的回應。「姊的蛋糕我買回來了。」我說。

噩夢被吃食殆盡後，連睡眠本身都被吸吮。我睜著眼瞪著天花板角落，耳中聽著阿獏粗厚的呼吸聲，自從我爸媽很少理會牠後，不知哪天開始牠搬來我房間了，有時牠蜷在我茶几下的地毯上，有時牠整隻陷在我那棉花綻裂的二手沙發裡打盹。寵物真的很奇妙，牠是一種介於人類與靈獸間的玩意。「黑貓跳過屍體的話，屍體會復活喔」，「狗吹狗螺是因為牠看到了靈體唷」，「狐狸跟狸貓都會變身術」，「獏食噩夢而生」，「鏞馳隨風而來、見血而去」，這種都市傳說比保麗龍還要歷久不衰。

母親後來失智了，這是我人生中相當害怕的事情之一。因為你要靠回憶去支撐自己與這個巨嬰：「我是誰？記得嗎？」我經常不安地問著她，我開始為她寫日記、我幫每張照片寫下註解。她像個壞掉的時光機，總是將自己插進某些前後不連貫的時空裡，「妳是安安（我姊的名字）」、「你是小律（我的





名字)。但在她眼前、能夠讓她指認的也只有我一人——但說不定根本只是我看不到而已，我挖苦我自己。


我開始過著一週睡不到十小時的生活。那種失眠的感覺讓你感到相當可怕（你以前可是個好睡的大雄），睡眠變成一種連動債跟惡利貸款。有時你真覺得說不定人每晚死一次，每一個醒來都是上一回的轉生；或者你起床開始做一場夢，你睡著後回到原來的世界或者人生去。

有時候我會待在我家走廊裡，將自己吞沒進一種類似皮膜裡的氛圍中。走廊上掛著上百幅照片，早先我看著大家的拍照類似「耶」的手勢、「Cheese」的微笑，後來我再看照片時卻出現了變化。一開始變化的是姊姊的照片，影像中她的「耶」變成向前平伸，歪斜笑著指著我的姿勢。後來有的影中人消失，有的照片裡又多了人（媽的，你以為是哈利波特交誼廳？我不耐煩地想），有的長出了畸形的手腳（我看到一隻青紫色的折曲手臂從母親口中爬伸而出），有的在完全莫名其妙的場景裡，以不可思議的拉牙姿勢扭曲地跳舞，一開始我還能當作是照片在自我 Photoshop，但後來連場景都自己來就太瞎了。同時，我明明記得身邊這隻寵物豬一般的物體年紀跟我差不多大，但我卻在我爸媽的婚禮照、姊的畢業照什麼的，看到他遠遠站著的身影，然後我的照片開始長出了人面瘡。

捷運上，你坐上那個忘記叫作馬特拉還是龐巴迪的車廂（執拗如你，喜歡舊式的捷運車廂，討厭那種自我展示成一種宣稱為人體工學的波浪椅）；你看了看錶、算了算到終點的時間，剛好夠你睡上近一個完整的小時。你發現就算你搭同條路線搭了十年，站數也不過數十，但你對好多東西都沒有印象，多麼心不在焉。接著捷運開枝散葉，明明線路不如巴黎東京複雜，你就是不記得哪站要在哪轉車、哪站的車有兩三種，搭錯就掰掰不回頭。

在人群中睡覺絕對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你猶記得那個失眠後補眠的午後、一個雙人的客運座椅，天殺的醒來時，行李被劃開一道哈哈大笑的口子，看來對方好整以暇地精挑細選，幹走了你女友送給你的十年交往禮物 iPad、你的 PS vita（款式正新的，你才剛淘汰掉你那臺破 PSP）、一盒 Godiva 巧克力；而自己長年來的壞習慣——把皮夾給塞在牛仔褲後口袋，讓你逃過需要補辦一堆證件的劫數——這些破卡片，似乎沒有它們，你就不存在。

有一陣子，我看著女友，覺得她在過一種「後幼年期」的生活。從高中交往到現在十多個年頭，你們一起翻牆（在建國北路外面那道牆外，她把書包擲給你，輕盈一個翻身，像凌波微步的女段譽）、一起玩社團、一起刪刪改改妄寫履歷。小時候你們極力地打扮讓自己不像高中生或學生弟/妹，大學的時候開始聲稱自己永遠十八歲，現在的目標則是「想要變成童顏」。你有點明白，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特別想回去的過去，所謂青春、所謂年少，被神化成一種神話；我們對青春看似有一種鄉愁，但那種懷念的目標物根本不存在，像雷神殿或者亞特蘭提斯大陸，而那些標榜青春的小說跟電影，還讓我們以為我們活了一個個殘廢的青春。我隨手把玩起她掛在腰間的米菲熊鑰匙圈（那玩偶的腦袋跟軀體竟比她的拳頭還來得大）。



她跟我是完全相反的人，以前我專當學校的幹部，她則專門搞運動及向學校發檄文。也或許，像我這樣度過平凡無奇青春期的的人，才會對每個長大的環節都甘心承受；當某個誰告訴我該長大了，我就會義務地抽高，認分地學做大人。

其實不管什麼年代，都總有人會說「我不想變成怎樣的大人」，儘管那麼偶爾地我花開菩提，覺得真正的大人必定是溫柔美好、不慣於傷害人的（想想幼兒根本不在乎自己，最好你媽的乳頭永遠都是你的，其他胎生的畜生都別跟你搶個涓涓滴滴）。至於那些馬齒徒長的妖獸，他媽的，別說是大人，他們根本也不算人吧。

你的城市記憶在某些走跳者眼中必是過度安逸的，幾乎是沿著捷運線的分布向外蔓延出去，你是個被大眾運輸慣壞的傢伙。像葉脈、像枝狀水系，渠道之外的，除非氾濫，不然你根本不在乎。女友相當討厭你這點，她是個機車女孩，巷弄間盤根錯節的那些文青咖啡館、低矮違建、都市中難見的眷村外觀小吃店、柑仔店，她都能夠如數家珍地列出，最愛的地方是寶藏巖跟養貓的咖啡店。

捷運上，你小小地打了個盹。捷運行經的軌道摩擦聲像是我的脈搏一樣，扣隆扣隆發出規律的聲音。恍神間想起那些拆除矮房子變成獵殺女巫、或者將女巫收編為祭司貢品的過程。然而你一回頭，女巫跟祭司都穿著一樣的血衣，你開始有點分不清楚，地上這個魔法陣究竟是用誰的血畫出。一陣手機App鈴聲將你驚醒，讀了讀女友傳來的訊息。外面天冷，夜間飄著小雨，那女人跟大夥把自己捆在睡袋裡，躺在某報社的廣場前，今天是第幾天了？我沒有算也沒有問。

看了看她附檔裡的照片：「好像一群休眠的天蛾人。」我說。


「但我們不會變成都市傳說，我們是都市傳奇，哈哈哈哈哈！飄渺的是傳說，有人幹的是傳奇。」她回我。

啊，我們是一個有都市傳說的都市嗎？我漫不經心地想著。

比方法國下水道的白鱷魚——但我們的公園真的有鱷魚過，或者像早些年二二八公園傳說的食魚怪——比方日本的無頭騎士或者裂嘴女、人面犬還是女郎蜘蛛，試衣間手腳被除去的人屍，像一種共同的都市焦慮一樣，我們竊喜又獵奇地傳播著，代代口耳。小時候，我聽了幾則這種傳說後晚上驚懼到噩夢連連，醒來時大哭著，請求那隻豬臉神獸幫我把這些夢魘吃光光。

沒有特別記是第幾次了，拾起相機，女友叫我搭她腰際坐上後座。我拍廢墟，那些鐵鏽欄杆、青苔沙發，我的技術普普通通，但女友是個光影天才。早先她偶爾陪著我去拍那些鄉村縣市中老去的建築什麼的，後來在我們遇到幾具廢墟中的屍體後，她開始改拍那些傳言中的鬼屋，由南到北那些民雄老宅、杏林醫院、幸福碧潭樂園、林森北路的某幾間棄屋什麼的，這個瘋子，她的八字根本是女帝命吧，我想著。

洗照片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阿獏滿臉笑容地在跟蹤我，扎著碎玻璃的牆頭、夾著廢輪胎的後院、鏽蝕鐵櫃的夾縫，像是小時候跟爸媽玩著指著的《威利在哪裡》畫冊中那些皮笑肉不笑的漫畫臉。



回到家，想著要上傳照片呢，隨手點開電腦，臉書或者首頁上成千上百的新訊息刷了下來，渾然不知眼睛疼痛，等到發現時，角膜已經被割破。就這樣睜著眼，在裂口中視線失焦。我摀住眼睛，推開上週喝完沒洗的紅茶杯，打翻了放在塑膠盒上的葉黃素。

走過飯廳，桌上堆滿了乾燥食物的包裝，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蟑螂，沒人生活的地方蟑螂就少了。媽過世後，我們都不怎麼進廚房了，於是蟑螂也越來越少。我家多了兩個矽膠娃娃，我又開始牽著阿獏出門散步。我看到穿著XL size小蜜蜂裝的阿獏對著我笑了，露出粉紅色的牙齦。

業火熠熠、磷火幢幢，那隻神獸還是妖獸戲耍著那些光亮，如同溼婆神滅世之舞時身邊纏垣著的火輪，圍繞著它的，盡是一些折曲之人（就像我們在Freak Show中看到的那些畸形兒）：「我想把這些都帶走。」它說。外圍的人群向內擠縮，像要包圍我們一樣：那些人穿著太空裝、調節衣跟電子儀器什麼的。拆吧、壓碎吧、搗爛吧，那些關於你我巷弄中穿梭的童言童語，那些對你我而言自以為是也實際就是的青澀正義，而姊姊混雜著苔綠與血淤氣滯色彩的地縛靈，也在巫覡的咒歌中被壓扁、碾碎。

我一度想往那個大家都長著一臉卡內基臉皮的群體走去（媽的，他們穿著三月兔的華麗服裝，唱跳跳搖搖頭擺腦得多happy），然後我看見女友抱著我的遺像，所有她身邊的傢伙不知從哪拆來我家的畸形照片，在那邊高聲且不絕地連連叫囂。

無論是七竅五感，或者是身體裡裡外外的慾望形式，都竭力地逃離我本身。它是你自己，那個無法

言語、將噩夢全連皮帶骨囫圇吞下去的自己。你他媽沒有深喉嚨，但你還是全部吞下去了。那些嗆鼻刺味的發酵酸體皆匆忙想脫離你的身體，照片中恣意走跳的人影、躲不進廢棄狹巷而驚醒的夢十夜、所有真真假假由外在媒介所建構出來的正義與非正義還存在不存在，和著胃酸一路飛簷走壁爬上你的食道黏膜，想要向外噴灑出來，但你最終還是忍耐住了，這些東西不能走，這些憤怒、這些顛狂、這些反作用的力量必須被鎖在所有該在的結界上，它們是鎮壓下你體內那些鬼影幢幢巷弄的最後人柱。

只是你開始分不清究竟那時候你是吞嚥進去了哪些糜狀物，或者你的所有生活、都市記憶其實都只是存在一個巨大的、不停翻攪蠕動的胃袋中，鄰里巷弄都鋪在你的褶曲裡，每個記憶的輪胎痕驅過你的胃壁，你都感到一陣痙攣的娛虐與激情。

「你已經可以靠自己吞嚥了嗎？」坐在公園的長椅上，阿獏對我說。

「有一天或許我連牙齒都掉光，但我都自己要一匙一匙一口一口實實在在將所有的東西都吞吃下去。」我說。